



張學良的故事

夢迴西安 關外情

一個你不得不喜歡的人，一個當代中最傳奇的傳奇！

潘寧東◎著

聯

中廣叢書

01

夢迴西安關外情

——
張學良的故事

◎ 潘寧東

中廣叢書01

夢迴西安關外情：張學良的故事

2001年4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2001年12月初版第五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潘寧東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責任編輯 顏艾琳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封面設計 吳惠菁
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21-X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中廣叢書總序

在各種傳播媒體中，廣播以其「無遠弗屆、便於取得」的特性，為社會大眾提供最迅速的服務。

中國廣播公司是我國廣播事業的先驅，於民國十七年在南京市成立，開啟我國現代廣播史上的先河。迄今七十餘年來，中廣製播的各類新聞、社教、娛樂、音樂、談話、政論、戲劇、兒童……等節目，伴隨著聽眾一同成長，豐富了聽眾的心靈生活，也見證著我國現代史每一個重要的階段。

然而，「廣播」畢竟只是「傳送聲音」的媒體，播出之後的節目，便如風中飛絮消失無蹤，無論聽眾多麼激賞其中的內容，也無法使時光倒流，只能從回憶中尋找隻字片語。這對聽眾來說固然是一項損失，對廣播業者而言，先輩們智慧的心血結晶，沒有完整的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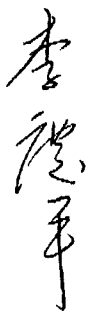
留下來，供後進者學習參考，又何嘗不是一種遺憾。

在進入廿一世紀之際，中國廣播公司將以推出「中廣叢書」的方式，服務聽眾也填補遺憾。我們將從本公司六大廣播網、七個頻道的各項節目中，擷取精彩的内容，加以整理歸納，出版各類系列叢書，讓聽眾們可以在收聽廣播之後，能因著文字的輔助，對這些節目精華一再咀嚼回味。

在此，我要感謝眾多曾參與節目製播的專家學者們，在出版「中廣叢書」之時，願再次毫無藏私的貢獻自己的智慧與經驗，讓廣播的領域更加充實寬廣而多彩多姿。同時，我也要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共襄盛舉，和我們一齊來規劃出版「中廣叢書」，為新世紀的廣播史留下紀錄，也讓廣播的影響力，藉由文字的留存而更加深遠。

當然，我更要感謝多年來不斷鼓勵中廣的廣大聽眾朋友，希望「中廣叢書」的推出，能再度獲得您的肯定與支持。

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



有觀點的文學

高行健先生主張文學沒有主義，觀點深刻獨到，打動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們。文學可以沒有主義，或許就應該沒有主義，但不能沒有觀點，也不能讓讀者讀不出觀點。歷史小說作為一種文學，或許帶有主義，或許沒有主義；但不可能沒有觀點，更不應該沒有觀點。潘寧東先生的《夢迴西安關外情》，是一部歷史小說，一部有觀點的歷史小說，一部觀點深刻獨到的歷史小說，一種有觀點的文學。

歷史小說，省著說，就是「講古」。小說用看的，講古要用聽的。可看也可聽的小說，不妨稱之為「講古小說」或「小說講古」——既是書籍，也是廣播戲劇。說它是「有聲書」的一種，亦頗恰當。精采的講古小說，看起來欲罷不能，聽起來回味无穷；還要禁得起一讀再讀、一聽再聽，可不容易。作到了這一點，作者的觀點就已打動人心。潘先生用心經營一部可看可聽的講古小說，就是要用觀點打動人心。

《夢迴西安關外情》講述的是少帥張學良將軍的故事。張少帥的故事，沒聽過的人可

能不多。東北易幟，國家統一，他是主角；西安事變，時局扭轉，他也是主角。相距不到十年的兩件事，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命運，也改變了張少帥的命運。從此，中華民國還能繼續是中華民國，張少帥卻已不再是張少帥；之後超過一甲子的歲月裡，學良先生離開了政治舞台，恩怨情仇，能否釋懷？學良先生卻始終伴隨著他曾經一心搭救過的中華民國，未嘗背棄。種種切切，他的人生觀點是什麼？讓他如此執著、無怨無悔？當年老帥為什麼返回關外？東北為什麼易幟？西安為什麼生變？學良先生有沒有一種人生所以如此的觀點？不瞭解他的觀點，怎能給予公平的歷史評價？學良先生的觀點，對於今日的中國或是中華民國，有沒有什麼歷史價值或啟示？多年以來，研究西安事變乃至學良先生個人生平的材料，不謂不多；但是似乎缺乏能從學良先生的觀點出發、詮釋箇中緣由與道理的文獻。潘先生的講古小說，應是彌補遺憾的一個開始。從學良先生的觀點來說張少帥的故事，聽過的人，可是不多。

潘先生帶著這樣的觀點寫成了《夢迴西安關外情》，於是，它不但是歷史小說，還是歷史傳記小說。寫小說，精采可讀最重要；寫傳記，則必須求實可信，講究精確。小說需要想像空間，傳記卻絕不能離譜。兩要兼顧，已是挑戰；還要能夠精確傳達書中主人翁的觀點，自屬難上加難。由於並無機會親訪書中主人翁，潘先生傳達的可能可是他個人觀點的張學良觀點。兩者之間，有無距離？讀者當有評價，歷史也會評價。不過，遍讀了相關重

要歷史材料所寫成的傳記小說，要說它離譜，怕也不易。潘先生是資深的廣播人，寫作傳記小說，也是斲輪老手。他改寫關於徐志摩的《人間四月天》廣播小說，比起電視劇集，精采度不遑多讓；他寫的《回首碧雪情》，深刻描述蔣碧微女士的愛情故事，也名噪一時，膾炙人口。在此之前，他為闡述證嚴法師的開示而寫成的《心靈的春天》一書，也因為精確度合乎考驗而獲得慈濟的肯定。現在他又應聯經出版公司與中國廣播公司兩大媒體邀請，為學良先生寫傳記小說，在民國九十年、也就是學良先生期頤之年出版，並製作成廣播劇集播出，意義格外不同。

然則潘先生所要表達的學良先生觀點，究竟是什麼？讀者讀不讀得出來？為什麼這就必然是學良先生畢生一以貫之的觀點？為什麼學良先生從來沒有明白而公開地述說他的觀點？《夢迴西安關外情》的讀者，應可自行體會。做為讀者的一員，我只想到了一句耳熟能詳的話語：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。時移勢易，這句話中的觀點禁不禁得起考驗？歷史也自會提供答案。而潘先生，也趁著描述學良先生與一荻女士婚禮的機會，寫下了他闡述學良先生觀點的心意：

「地球是整個的，地球上的人活在一起、呼吸在一起，或許有時候顯得空間小了些、擠了些；但彼此讓一讓，還是可以相安無事的……」

我欣賞這個觀點，也希望所有的中國人或地球村的居民，都能欣賞這個觀點。我想，

如果潘先生能用這本書向學良先生祝賀百歲壽辰，也不妨請示學良先生，是否就是欣賞這個觀點？

李念祖

謹識

民國九十年三月廿九日

李守常先生台鑒

雅贈有閱 弟六

歷史傳奇小說「夢迴西
安」外傳「張學良的
故事」，拜讀之餘，對
作者潘公展在貴時
間口血搜集資料之精
神大表佩服。

廣播劇界之製作

受聽眾歡迎，反應熱
烈，應是^全體人員辛勞
之成果，謹代表 衆人
廣播劇團成員致賀。
李守此頌

時勉

張問煥敬上

二〇〇一年六月廿

楔子

「開車嘍？……最好再檢查一次，尤其是電池，這麼大的事情，不能出半點差錯！」
「我知道！……呸，這兒還有兩組新的！」

女孩兒細柔的聲調裡透出一絲顫抖。低下頭去，從皮質背袋裡先拿出採訪用的錄音機，再掏出一把小電池，抓在手裡揚了揚。小電池四個一組，都還沒拆封。

漂亮紮著的一束馬尾隨笑聲晃動，女孩兒得意地朝身旁扶著駕駛盤的大男生微微斜著臉龐；而大男生顯然聽出了她剛才的那絲顫抖：

「怎麼？……緊張？還是害怕？」

「好像都有一點……但更多的是興奮！」

大男生很能理解地點了點頭；然後發動引擎，吃進排檔，鬆開煞車，不改一貫瀟灑地駛出電台大門。其實，大男生不也有點血脈賁張？他彷彿感覺得到自己踩著油門的腳掌上，有幾條筋不聽話地在跳動。

女孩兒嘴裡喃喃：

「一九〇一年六月四日，陰曆四月十七……因為六月四日不巧也是父親的忌辰，所以他早把生日改了，提前了三天……」

「別背這些資料了！……這麼大的場面，輪不到妳問任何的問題；只管把現場那些大人物說

的話錄下來，回來夠妳剪接老半天的了！」

嘴裡這麼嘮叨，心裡可覺得蠻對味的；這女孩兒挺敬業，肯做功課，會是個好記者的材料！大男生收起倚老賣老的表情，開始在傍晚的車陣裡專心地穿梭。腳掌上的筋脈好像不再那麼跳動了，他已經能夠沉穩地讓自己蘊蓄出一份莊嚴；他發現先前對著這隻小菜鳥倚老賣老，不過是在掩飾自己心頭同樣的異常亢奮。

初夏的黃昏，天色還亮得很；從高架路上望去，圓山飯店怎麼看都像是一座殿堂。大男生緊緊握著方向盤，也緊緊抓住心裡愈來愈濃的那份莊嚴；他知道連自己這隻老鳥，今兒晚上都得懷著朝聖和取經般的心情，在無數的鎂光燈和麥克風之間衝鋒陷陣。

張學良的九十壽宴啊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那都將會是轟動的。

大概真有好幾百個來採訪的記者！那人數比主人精挑細選前來祝壽的人還要多出好幾倍；其中有不少是說著各種外國語的。女孩兒緊緊跟著大男生朝前面擠；不時聽到人堆裡抱怨的聲音，她只好尷尬地道歉不已。大男生畢竟是隻老鳥，雖然也機械化的連聲直說「對不起」，卻是面不改色；不像她，臉上真的發燙……

這兒是飯店頂樓；整個樓層就是宴會廳。正面約莫有一個人那麼高的金色「壽」字，端端正正貼在圓形大紅底絨布上閃閃發光。壽屏兩旁和大廳四周排滿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賀禮，其中宋美齡的鮮花和周恩來妻子鄧穎超的賀電格外醒目。

壽屏前方是一長條的橫桌，桌面自然鋪上喜氣洋溢的紅布。橫桌後方正中央坐的是壽星，壽星的左手邊是另一位多少人想踮起腳翹首一望的趙四小姐，右手邊是這場壽宴的發起人張岳軍。

再往兩邊，夠資格坐上同一排的，當然都極其顯赫，但壽星伉儷的風采實在太耀眼，大家都不去注意其他的人了。

張岳公，這位坐在輪椅上、高齡一百零三的宴會主人，伸手扶了扶桌上的麥克風；隨侍在身後的年輕人立刻謹慎地把輪椅輕輕向前移動，輕得不讓老人家感覺出來。張岳公下意識地、也習慣性地又扶了扶麥克風：

「……多年以來，我們每年這一天都替張學良先生慶祝他的生日，但一直都是在私底下；今年是他的九十歲，因此邀請大家一起盛大慶祝。張先生是我六十年來的朋友，我們倆在東北、在華北、在華中，為抗日戰爭、為剿共戰爭同生死、共患難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張岳公聲調有些沙啞。畢竟是一百多歲了，但誰知道他不是因為難掩著一份激動？就拿安排這場壽宴來說吧，打從他說出心裡的盤算開始，張學良就不只一次像是小孩耍賴似地吵著不肯依；而比張學良還大上十三歲的張岳公，那份賴耍得更徹底，乾脆不理他……兩個老人，加起來都快兩百歲了，任誰都可以想見彼此拗著時的情景；那一定有趣極了！但天底下有幾個人能體會這六十年交情蒸餾出來的點點滴滴？

六十年啊！其間豈只是剛才張岳公脫口而出的「同生死、共患難」！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，聽說了的和沒聽說過的，恐怕得用另一個六十年才數得清……壽星切蛋糕了，那蛋糕也同樣比一個人還高，有十幾層吧！壽星握著刀把，嘴角有不自覺的笑；如果你試著揣摩老人家東北特有的那種率真語氣，想說的一句話應該是：「就這麼一把小刀兒？這比我二十來歲時候腰帶上掛著的指揮刀兒，差得遠吶！」

不是常聽人家說，只要是老人，沒有不喜歡追憶早年歲月的；但我們的這位壽星呢？他也一樣嗎？他也一樣喜歡嗎？他會喜歡嗎？

遠遠望著壽星在蛋糕上象徵性地劃了一刀，全場都鼓掌了。大男生突然覺得鼻頭有點發酸，而壽星本人倒還是帶著那不自覺的笑；不同的是，他這會兒的笑像是深邃了些……

簡單而隆重的儀式結束了。入席之前，一整堆的記者圍了上去，無論如何得讓我們的壽星說話；大男生下意識地拍了拍身旁的女孩兒。其實不用他提醒，女孩兒已經中規中矩地把錄音機杵向前去。

壽星身上穿的是藏青色的西服，繫著暗紅色的領帶，左胸上別著好大的一朵紫色蘭花。老人家眼睛不好，有點怕光，戴著一副茶赭色的眼鏡；偏偏電視台攝影記者的聚光燈打著，把他的身影照得好亮好亮，稀疏的銀髮、臉上和額角的幾處壽斑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壽星剛一開口，整個場子就靜了下來：

「……有人說『人生虛度』，我真是虛度了九十年，對國家、社會、人民毫無貢獻……正如聖經上記載保羅所說的話：『我是一個罪人』。我不但是個罪人，還是個罪魁……我自己這會兒的感覺真是萬分慚愧！張學良何德？能夠蒙諸位親友這樣給我作壽……我怎麼能作壽？我有什么壽？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……我自己從來沒想到，我還能活到九十歲，這真是……唯有上帝的恩典！我除了感謝上帝之外，其他沒有什麼好說的……我老了，有點重聽，但還沒全聾；眼力不好，但還看得到。國家民族如果需要我，我一定會秉持年輕時候的情懷，全心效力，奉獻自己……」

話的尾音還沒落下，全場已經爆出如雷的掌聲。所有的人都拼命鼓掌，不停地鼓著；手心熱了、疼了，不少人的眼眶也紅了。

跟在場的許多人一樣，大男生仔細咀嚼著壽星這幾句話。老人家當然說得絕對誠懇；但好奇怪！有些字句明明是無心的，卻總讓人想要從這些字句的背後去尋找些什麼、翻動些什麼。

譬如，五十多年來，有多少白紙黑字的論述，曾經那麼逼真的直指老人家為「罪人」！又譬如，曾經有過多少回，老人家隨時可能保不住性命。真的！

有誰想得到老人家能活到九十歲，而且「還沒全聾、還看得到」？

絞盡腦汁琢磨老人家前前後後的整段話，恐怕只有幾乎被全場掌聲蓋過的那最後一句，讓每個人聽了心裡都不會有任何疙瘩、任何問號；因為所有在場的人，已經從近年來愈見開放與翔實的記載中，真正認識了那個打從年輕時候就有著一種獨特「情懷」的張學良……

好一會兒，大男生眼角還是濕的；他瞅著身旁的女孩兒。自己腦子裡飛快地轉著的這些，女孩兒不見得會懂；她太年輕，不能怪她。

鋪著大紅布的主桌上，壽星緩緩舉起酒杯，向身邊的老伴敬酒。壽婆的打扮可就更喜氣了，棗紅色的旗袍，罩著棗紅色的外套，像是新娘子身上穿的；雖然不那麼鮮豔，但卻透著一股高雅。一對白珍珠耳環靜靜垂著，外套上同樣是一朵好大的紫色蘭花。

好多人都不停地端詳壽婆臉上一直泛著的笑意；那安詳的笑、滿足的笑。

「趙四小姐」，人們一直這麼稱呼她，大概都已經忘了她的名字；但人們也都知道，她豈僅是無怨無悔地陪著壽星走過了大半個世紀，她本人似乎比壽星還更神秘一些。

暫時把滿場的喜氣和喧鬧拋在一旁吧！大男生突然覺得心頭有一股莫名的悶；身子一側，他從大廳裡鑽到外面的長廊上。讓台北夜景緩一緩自己的情緒吧！有人說，從高處鳥瞰，台北也只有入了夜才能勉強看得進去。

圓山飯店還真大！像它的英文名字「The Grand Hotel」，真夠「Grand」！不記得哪個朋友並不誇張地形容過，光用這每一層樓四周圍又寬又長的走廊空間，足足還能蓋出另一間飯店。

大男生深深吸了口氣，又長長吁了口氣，想把心頭那股悶給吐掉。他無意識地信步走到長廊的轉角，看著那底端微微翹起的黃色琉璃瓦檐；眼底的這一層，頭頂上還一層；建築雜誌上介紹過，這叫「重檐」……再順著檐脊望過去，末端八隻奇禽異獸，跟在騎著金雞的神仙後頭。在古代，他們關係著建築物檐下的柱子高度，每一隻代表兩尺；而且那些隻奇禽異獸連帶著金雞，加起來的總數還一定得是個奇數……

奇怪，自己怎麼盡想著這些老掉牙的資訊？是啊！都說圓山飯店整棟建築原是北京故宮的翻版；設計的時候，每個細微末節都不曾馬虎。而今天晚上這位壽星，對故宮、對北京的種種切切，他應該都能如數家珍的；本來是那個年代的人嘛！是那個年代裡呼風喚雨的人嘛！

若有所悟地回過頭去，廳裡仍舊喧鬧著……

送女孩兒回電台的路上，大男生宅心仁厚地告訴她：有了那麼多段重要的談話，加上難免俗套、卻又必須應應景的幾段現場賓客的訪問，這個專題報導的內容絕對是豐富無比的。關鍵在於怎麼剪、怎麼接；更重要的是，怎麼把採訪員自己的感受巧妙地、卻又真真切切地穿插進去。他建議女孩兒把三天前報上的那篇文章找出來，好好讀一讀。

這會兒在書桌的檯燈下，大男生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翻出了這份剪報，那是比他更老的老鳥發表在《聯合報》上的一篇文章：郭冠英寫的〈樹欲靜而風不止——九十祝壽始末〉。

對於如何發起為張學良做壽，文章裡有著清楚的交代：

……過去的三張一王，張群、張學良、張大千、王新衡，四個人中年紀較小的二人先去了，年長的兩張中，張群說要為做過他長官的老友張學良過生日，張學良無法再推辭了。在台灣，只有張群與蔣夫人的輩份可與張學良相比。張群說了要做，張學良還反對，張群坐在輪椅上說：「去去去，我不與你辯。」張學良只有閉嘴。

二月間，張岳公就指定秦孝儀、張繼正、王鐵漢、何世禮、趙自齊五人，每人提二十個名字，湊出九十個人，以示九十之慶。由於這本來只是友好間的擴大慶生，因此也談不上什麼籌備，各人交了名單，訂了飯店就是。開的名單也不是基於政治考慮，首先考慮此人與張學良是否相識，然後再徵詢是否同意列於發起名單……

筆者所以做上述解釋，並不是要否定此事沒有政治意義，只是要澄清此事最初發起時是沒有政治考慮的，它只是兩位相交超過一甲子的老人間的友情關照而已。

郭冠英為什麼要清楚地交代，自然是因為社會上有些聲音，認為這次做壽是「替張學良平反」；相對於這些聲音，郭冠英直率地寫著：

……知道張學良的人皆知，他已心向上帝，對於塵世中的「平反」早已不在意了；而且，從更高的角度來看，對張學良只有「評價」問題，而無「平反」問題。

當然，郭冠英以他採訪新聞老鳥的敏銳，早就料到了圓山飯店頂樓宴會廳裡的擁擠與喧鬧：